

青海黄河源区确认发现秦代刻石

系我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记者9月15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针对此前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位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的刻石,国家文物局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尕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刻石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因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后续跟踪】 将建设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开展研究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回顾了2020年以来刻石发现过程和“四普”调查、登记情况,介绍刻石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物遗存情况,以及调查的初步认识。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处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住民。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经对刻石本体及周边区域自然环境、文化遗存、区域文化背景的调查研究,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发

现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和墓葬群,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四普”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据历史文献记载与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将刻石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

并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中予以重点关注;将以原址保护为基本原则,指导编制保护规划,系统保护周边景观环境。将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为基础,围绕扎陵湖、鄂陵湖区域,组织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全面掌握文物遗存分布。“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建设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开展重要石刻综合研究,编制石窟寺石刻专项保护规划,全面提高石刻类文物系统性保护水平。



【发布】 “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

刻石基本信息

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地处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约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隄霸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霸□/前□可/□百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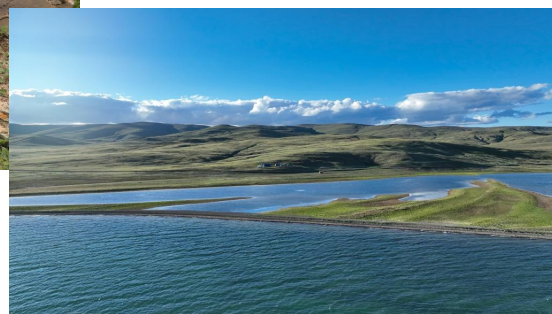
排除近期新刻可能

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补史之缺 意义重大

“尕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刻石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因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文物考古工作者于2023年7月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对尕日塘秦刻石进行现场考察时拍摄的该刻石遗迹照片。国家文物局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



7月25日拍摄的“尕日塘秦刻石”所在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无人机照片)

【发现】 石刻位于牧民自家草场内

7月的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10℃的冷风,裹挟着海拔4300米的凛冽,却吹不冷湖边一块刻字岩石搅动的滚烫争议。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海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记者曾就此展开调查,虽在盛夏时分,但进入青海省东南部,从踏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简称果洛州)的土地开始,清冷的风便从稀薄的空气中扑面而来,提醒着记者这里的特殊环境。

“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有一位名叫多杰南杰的牧民告诉我,该石刻的位置就在他常年放牧的‘地盘’上。大约在三四十年前,他就见到过。但因当时其年纪较小,且不懂汉语,就没有重视这件事。”6月24日,玛多县副县级驻寺指导员、玛多山水文化研究员华旦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他本人曾于2016年听说过这处石刻,并在2019年亲眼见到,“第一眼看到时,我就很震撼,根本没想到,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见到文字。”华旦表示,他当时认出了上面的“皇”字。

多杰南杰今年58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放牧,直至2011年搬到了玛多县城居住,目前一家6口人主要靠经营民族服饰商店为生。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13个兄弟姐妹)都居住在距离‘昆仑石刻’2公里左右的地方。我从七八岁时开始放牧,大

约在1986年左右,包括石刻所在地的30万亩草场就划分给了我们家。”多杰南杰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此石刻所在区域便是其兄妹13个人的“地盘”。

“我最早看到石刻,大约是在1986年的某一天,但当时并不知道上面书写的是文字。”多杰南杰认为,在他之前应该也有人见到过石刻。

在后面放牧的20多年里,多杰南杰经过石刻所在地时,还会去瞧上几眼,所以,当今年6月“昆仑石刻”引发广泛关注,照片在网络上频频流传后,多杰南杰立刻认了出来,这正是那些年自己见过的那块石头。

记者了解到,2001年11月,多杰南杰与兄弟姐妹的草场正式分开。

据其介绍,他独自拿到了包含“昆仑石刻”在内的14万亩草场承包证。2011年至今,这块草场交由多杰南杰的儿子、侄子两户人使用。

谈及引发广泛关注的“昆仑石刻”,多杰南杰既感到高兴,也有些惆怅,“现在那边(石刻被打围保护)连我都不让去了。圈起来的那片区域靠近湖边,草长得非常好”。

华旦告诉记者,2023年,全海一行人来此处考察时,他曾陪同。“只来过一次,时间也不长,大概停留了40分钟,拍了一些照片就走了。并没有问过我们当地是否有人早先就看到过这处石刻。”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尕日塘秦刻石”全貌